劉子集證續補

王叔岷

劉晝之文章，由古拙轉入清秀，時亦有華靡之篇；劉晝之思想，雜采諸子百家以入儒，復由儒而歸心於道。劉子一書，可概見也。五十年（一九六一）秋，岷曾寫劉子集證十卷（本所專刊之四十四）；五十二年春，復撰劉子集證補錄一篇（本所集刊第三十五本）；今春爲諸生講習是書，續有創獲，增訂舊說，擬寫集證續補。適日本神田喜一郎教授惠借日本寶曆刊本劉子五册，爲岷所未涉及者；並賜書云：『寶曆刊本劉子，皆川淇園跋稱「依應永古鈔而刻。」應永當明洪武、永樂間，先於程榮、王謨諸本者幾百數十年。亦爲劉子舊帙之一。或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不知其果爲如何也？』異邦同好，盛情可感！劉子凡五十五篇，郡齋讀書附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題五卷。百家類纂本、諸子賞奇本、絳雲樓書目卷二清陳景雲註本、崇文總目卷五宋樓鑰藏書志卷五十五明刊本及日本靜嘉堂秘籍志卷二十七明刊本，皆作五卷。（參看劉子集證自序及附錄三。）寶歷本存袁孝政註，亦五卷本。（卷一清神第一至貴農第十一；卷二愛民第十二至心隱第二十二；卷三通塞第二十三至愼隙第三十三；卷四誡盈第三十四至觀量第四十四；卷五隨時第四十五至九流第五十五。）爲日本平安咸愿（伯恭）寶曆八年（一七五八）戊寅正月依應永寫本所刻。咸氏序末云：『丁丑多，京師之刻劉子者，廣索異本，得應永寫本，就予校之。明版諸本，註皆闕者，此獨巋然。余既哀乎其遺文，而惜其所以存也。乃正其誤訛，而疑者闕焉。』咸氏於寶曆本正文、注文偶有校注，足資參考。劉子刻本，道藏本、子彙本、百子全書本爲一系統，舊合字本近之；程榮漢魏叢書本、王謨重刻漢魏叢書本、畿輔叢書本爲一系統，百家類纂本近之。寶曆本與程榮諸本最爲接近；與道藏諸本較遠。間有溢出二系統之外，而與拙說暗合者。如妄瑕第二十六：『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集證云：『「民人知小惡，」義頗難通。蓋本作「目人之小惡，」目，古以字，與民形近而誤；知乃之之音誤。呂氏春秋舉難篇、淮南道應篇並作「以人之小惡。」是其塙證。新序雜

事第五作「以其小惡。」亦可證此文民字之誤。』寶曆本『民人知小惡，』正作『以人之小惡。』傷讒第三十二：『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集證云：『譽，疑本作擧。擧、譽形近，又涉上下文譽字而誤也。』寶曆本譽正作擧。拙說不虛，閱之歡然！惟此本亦頗有脫誤，誠當擇善而從也。隆暑赫曦，復將去國，清理補訂集證之新說；兼詳校寶曆本之異同，草成此篇，以了宿願焉。五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揮汗記於臺北慕廬四餘齋。

清神第一

案淮南齊俗篇：『凡將擧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文子九守篇守靜：『精神難清而易濁。』

心者，形之本也。

案寶曆本本作主。

吉祥至矣。

寶曆本至字同。咸愚校云：『至當作止。』

案至、止義近，無煩改字。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

寶曆本昧字同。咸校云：『昧，一作爍。』

案能猶則也。下文『以靜能清也。』能亦與則同義。

鏡、水以明、清之性，

案以猶有也。

形靜則神清。

案寶曆本則作而，而猶則也。惟作則與上下文一律。

以此而言，

案寶曆本言下有之字。

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

案而猶寧也，豈也。（又集證引孫楷第校釋：『上文「一哀一樂，猶搴正性；」逗此句，即承上文而言。』當訂作『上文「一哀一樂，猶搴正性」逗；此句即承

上文而言。』）

耳目誘於聲色，

寶曆本誘字同。咸校云：『一本無誘字。』

則精神馳騖而不守。

寶曆本則上有『七竅於』三字。咸校云：『一本無『七竅於。』』（無字原脫。）

案寶曆本本於應永本。竊疑應永本此文則上原有『七竅□於□□』句，與程榮本合。寶曆本存『七竅於』三字，於字上下未空格，恐非其舊矣。

防慾第二

案淸神第一已言『嗜慾連綿』之害，故繼之以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

案論衡無形篇：『人稟元氣於天。』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之九：『稟氣寡所諧。』寶曆本『情性』二字倒。作『情性』蓋本書之舊。妄瑕篇：『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觀量篇：『舒散情性。』並其比。

慾由於情，

案寶曆本由作出，蓋涉上文『情出於性』而誤。

猶煙波之與水火也。

案寶曆本波作冰。

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

案寶曆本以作則，涉上下文則字而誤。此類顯見之誤，後從略。

故林之性靜，

案故猶夫也。

欲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

案寶曆本則作而，『情慾』作『情欲。』欲、慾正、俗字。惟上下文皆作慾，標題亦同。此不必獨作欲。

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

案亦、或互文，亦猶或也。世德堂本列子力命篇：『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

薄。』（他本亦皆作或。）裴學海云：『亦與或爲互文。』（古書虛字集釋三。）與此同例。

必至燋爛。

案寶曆本燋作焦，焦乃爦之省，說文：『爦，火所傷也。焦，或省。』爦、燋正、假字。論衡說日篇：『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嵇康養生論：『終歸燋爛。』並用借字。

所以悅人也。

案寶曆本無也字。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

蚊虻嚙膚。

案寶曆本虻作蟲。

入室則驅蚊虻，

案寶曆本驅作駈，俗。此類習見俗字，後從略。

必在脆微。

案寶曆本脆壞爲危，下同。

竭池灌火，而不能禁。

案而猶猶也。下文『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貴農篇：『一時爲災，而數年乏食。』正賞篇：『以聖賢之擧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而亦並與猶同義。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賈子新書過秦下而作猶，明其義相同。

去情第三

案防慾第二已言『明者刳情以遣累。』故繼之以去情第三。

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

案有、能互文，能猶有也。（裴氏古書虛字集釋六，亦有能、有同義之說。）必、亦互文，亦猶必也。妄瑕篇：『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亦同此例。淮南人間篇：『雖愈利，後亦無復。』韓非子難一篇亦作必，

亦亦、必同義之證。（參看拙著古書虛字新義〔七、亦〕條。）

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

案抱朴子內篇序：『求媒揚之美談。』晉書揚作陽，揚、陽古亦通。

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

寶曆本咸校云：『一本「譽飽」下有「不存於害人，無情於傷物也。有情於譽飽」十六字。』

案一本疑是。『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承上文『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當作「取庸」）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言之；『不存於害人，無情於傷辱也。』承上文『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言之。

无情於傷辱也，

案寶曆本無也字。

魚不畏網，而畏鵜。

案寶曆本鵜下有鵝字。

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

案荀子君道篇：『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籌猶策也，計數之具。鉤蓋與鬮同。

不如閑局全封。

寶曆本『閑局』作『關鑰。』咸校云：『「關鑰」一作「閉局。』

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

案意林五引魏子：『鏡照醜好，而人不怨。』

以辯彼此之得失。

案寶曆本辯作辨。

虛心觸已，雖有忮心而不怒者，

案寶曆本心作舟，雖下脫有字。

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眞，

案寶曆本棄作弃，古棄字。後多此例。

韜光第四

案去情第三篇末言『混然无際，而俗莫能累矣。』『混然無際，』正『韜光』之義也。故繼之以韜光第四。梁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聖人韜光。賢人遁世。』是故翠以羽自殘。

案金樓子雜記篇上：『翠所以可愛者，爲有羽也。而人殺之，何也？爲毛也。』則鑽灼之悲不至。

案寶曆本悲作患。

故窮巖曲岫之梓櫟，

案寶曆本巖作嵓，巖、嵓略同。（說文：嵓，山巖也。）又『梓櫟』作『梓傑。』誤從梓字絕句。

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顚，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

案寶曆本遊作游，顚作巔。游、遊古、今字。後多此例。蔡邕琴賦：『甘露潤其末，凉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顚，玄鶴巢其岐。』

是以古之德者，

案寶曆本德上有有字。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

案莊子齊物論篇：『大道不稱。』知北遊篇：『道不可言。』（淮南道應篇同。）

夫璽，繅以爲絲，織爲縑紈，繢以黼黻，

楊云：『羅校敦煌本無「以爲絲織」四字，「絲以」作「彫以。」……法藏敦煌本全同。……敦煌兩寫本並是。』（詳集證。）

寶曆本『黼黻』作『其黼。』咸校云：『「其黼」當作「黼黻。」』

案兩敦煌本並作『繅爲縑紈，繢以黼黻。』爲、以互文，以猶爲也。下文『學爲禮儀，絲以文藻。』（絲當作彫或雕，詳集證。）正賞篇：『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並同此例。

學爲禮儀，絲以文藻。

案寶曆本學上有人字，絲作彫。

璽之不繰，則素絲纍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

案兩之字並與若同義。鄙名篇：『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忮於人耳。』兩之字亦並與若同義。（參看集證補錄鄙名篇。）

川貯珠而岸不枯焉。

案川疑本作淵，此唐人避高祖諱所改也。他書皆作淵，（詳集證。）可證。

近而愈明者，學也。

案寶曆本愈作逾，後多此例。

人性譴惠，

寶曆本咸校云：『譴，一作慢。』

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

案可、得互文，得猶可也。貴農篇：『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隨時篇：『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正賞篇：『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平（舊誤評）』皆同此例。

情纏典素，

寶曆本素作索。咸校云：『索，一作素。』

案『典、索，』即『五典、八索。』此泛指經典而言。

基於一簣之土，

案寶曆本簣作饋，饋蓋簣、匱二字合書爲一字也。

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

寶曆本兩穴字並作穿。咸注云：『枚乘曰：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便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伎然也。』（便、伎二字，乃絙、使二字之誤。）

案孔叢子下附連叢子上篇與子琳書云：『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集證所錄御覽六百七引孔叢子云云，即此。惟文略有出入耳。

遭醫千里。

案寶曆本作『迎鑿千里。』鑿與醫同。

故宣尼臨沒，

案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六月，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有子惡臥，

案寶曆本臥作眠，疑聯想之誤。

專學第六

案巴黎敦煌本專學作專務。（見集證。）說文：『務，趣也。』徐鍇繫傳：『言趣赴此事也。』疾趨一事爲務，學亦務之一，疑作專務乃劉子之舊也。淮南有脩務篇，與此務字同旨。

則聽訟不聞，

案寶曆本訟作誦。

夫兩葉掩目。則冥默无覩；雙珠塡耳，必寂寞无聞。

案寶曆本塡作瑱。又則、必互文，必猶則也。薦賢篇：『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因顯篇：『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適才篇：『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嗟咦。』又云：『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文武篇：『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誡盈篇：『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又云：『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貴速篇：『今焚燃燻室，則飛馳灌火；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激通篇：『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浚谷者，必欲窺墟。』又云：『衝飇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皆同此例。（參看集證明謙篇。）

而離婁察秋毫之末，

案寶曆本末作銳。

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

案寶曆本咸校云：『一作「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弈，原誤奕。）

情有蹔闇，

案寶曆本蹔作暫。

窮微盡數，

案窮、盡互文，其義一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

鑒无耳，

案寶曆本鑒作聾，下同。

專與不專也。

寶曆本咸校云：『一本無「專與不專也。」』

而不諦於心。

案寶曆本諦作締。

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案『越散』複語，越亦散也。左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預注：『越，散也。』國語周語下：『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昭注：『越，遠也。』遠與散義亦近。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案寶曆本聲作齊。白虎通禮樂篇：『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

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

寶曆本入下無於字。咸校云：『發字疑衍。』

案『形發於動靜，』與上『容發於音聲，』相對爲文，發字非衍文。

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

案寶曆本『形則』作『形而，』『道則』作『久則。』久疑々之誤，々，道之疊文也。

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

案寶曆本『善惡』作『善心，』放上有於字，於蓋放字之誤而衍者。風俗通聲音篇：『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案宋羅泌路史發揮三：『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

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

寶曆本『帝嚳曰六英。』咸校云：『一本無帝字。』

案寶曆本大濩作大護，『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作『此八代之樂所以異名也。』

蔡邕獨斷上：『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

非苟欲愉心滿耳，

案苟猶固也，心隱篇：『非苟欲以愚勝賢，』隨時篇：『非苟違性。』正賞篇：『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又云：『非苟相反。』皆同此例。（此義前人未發。）

通九歌之分。

寶曆本咸注云：『周禮鐘師奏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韶夏，四納夏，五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該夏，九鰲夏。』

案周禮鍾師，韶夏本作昭夏，該夏本作祴夏，咸引恐誤。據鄭注：『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咸氏以『九夏』釋『九歌，』或以此與？

明王既泯，

寶曆本王作主，咸校云：『主，一作王。』

齊潛願未塞之服。

案寶曆本潛作泯。

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

楊云：『淮南泰族篇：「趙王遷流於房陵，（趙幽王名遷，見史記趙世家。孔昭云：「遷於房陵，」與江淹恨賦同，皆誤讀淮南王書，以「遷流」二字連貫成

文，又刪流字，是其疏矣！）……』（詳集證。）

案寶曆本水作木。江淹恨賦：『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竊疑江淹、劉晝並以遷代淮南之流，非不知趙王名遷，而誤讀淮南王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趙幽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亦同此例。史通疑古篇：『趙嘉遷於房陵。』（清浦起龍通釋云：『嘉當作遷。』）雖遷爲嘉，而言『遷於房陵。』亦與此文及恨賦同也。

所以非爲樂也。

寶曆本咸校云：『非字疑衍。』

不留聰明。

案寶曆本留作流，古字通用。

羽旄以制其目。

案寶曆本旄作毛。旄、毛古通，書禹貢：『齒革羽毛，』史記夏本紀毛作旄，荀子樂論篇：『飾以羽旄，』宋台州本旄作毛。並其比。

履信第八

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

案成、立互文，立亦成也。廣雅釋詁：『立，成也。』

而首冥山，

案寶曆本首下有向字。

故春之得風。

案寶曆本得作德，下文『夏之得炎，』『秋之得雨，』『冬之得寒，』三得字亦皆作德。

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

案寶曆本魯作曰，君作吾。

而聲馳於天下。

案史記游俠列傳：『聲施於天下。』

夫商鞅，秦之柱臣。

寶曆本秦上有強字。咸校云：『一本無強字。』

失誠信之大義，

案寶曆本失作弃。

爲天下笑。

案莊子盜跖篇、史記淮陰侯列傳並云：『卒爲天下笑。』

信之符也。

寶曆本符作行。咸校云：『行，一作符。』

案符作行，義頗難通。蓋涉下文『同教而行』而誤。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

案徐幹中論貴驗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以蒞事則正。

案寶曆本蒞作莅。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

案玉燭寶典四引尚書考靈曜：『日月如合璧，五星若編珠。』（御覽二八引『合璧』作『懸璧。』）

蹇利東南，

案寶曆本『東南』作『西南。』

違高從下，

案寶曆本違作運，疑誤。

悖傲無禮，

案寶曆本傲作慠，同。

雖愚憃可以立名。

案寶曆本憃作憃。

愼獨第十

故邍瑗不以昏行變節。

案寶曆本邍作遽。

斯皆愼乎隱微，

案寶曆本無斯字，疑脫。

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案孔叢子詰墨篇引墨子：『晏子曰：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寶曆本愧作媿，同。

貴農第十一

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

案寶曆本『則不得而生，』作『則不可以生。』下文必、亦二字，並與則同義。必、則同義，前已有說。貴言篇：『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則、亦互文，（史記秦本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亦同此例。）又亦、則同義之證矣。知人篇：『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彼文則、必、亦三字互用，與此同例。

土木脉發。

案寶曆本脉作脈，脈、脉正、俗字。愼隙篇：『而人血脉不之傷。』寶曆本亦作脈。

而主者親耕。

案寶曆本主作王。

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案兩而字並與如同義。寶曆本饑作飢，下同。

智者無以施其策，

案寶曆本以作所。

是以雕文刻鏤，

案寶曆本雕作彫，彫、雕正、假字。

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

案是猶猶也。法術篇：『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兎。』妄瑕篇：『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又云：『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三是字亦皆與猶同義。莊子齊物論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又云：『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田子方篇：『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二並引申子：『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韓非子難勢篇：『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戰國策齊策：『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生。』諸是字皆與猶同義。御覽四百一引申子：『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淮南脩務篇：『若此九賢者，千里而一出，猶繼世而生。』顏氏家訓慕賢篇：『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肩也。』此並用猶字，與上引諸書用是字同例。是義同猶，斯其塙驗矣。（此義前人未發。）

砂石皆變爲隋珠，

案寶曆本隋作隨。

雖有奪日之鑑，

案日，集證誤目，各本皆作日，今正。

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

案潛夫論實貢篇：『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取義復進一層，然喻無用則一也。

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

楊云：『法藏敦煌本可作所，所字勝。……』（詳集證。）

案可字今各本皆同。可與所同義，（禮記中庸：『體物而不可遺。』鄭注：『可猶所也。』經傳釋詞五有說。）楊氏未達。寶曆本災作灾，下同。災、灾同字。（集證說有誤，今訂正。）

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

案賈子憂民篇：『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無蓄篇：『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

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集證載楊說，引墨子七患篇云云，謂『韓詩外傳三略同。』案外傳三無此文；楊氏又謂『禹水湯旱年數，荀子王霸篇異。』案荀子王霸篇未涉及禹水湯旱事。楊氏並失檢。又岷所稱『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書下當補注字。）

今一人耕，

案寶曆本咸校云：『今，一作令。』

勸課農耕，

案寶曆本耕作桑。

民終無害也。

案寶曆本終下有爲字。

愛民第十二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

案寶曆本烝作萬，樹作立，者作則。

以陰陽爲大。

案寶曆本作『以治陰陽爲本。』

土埏無蕨蓳之木。

案寶曆本埏作磌，同。

猶琴瑟也。

案寶曆本猶作由，古通。

大絃間矣。

案寶曆本間作閑。

亦國之足。

案寶曆本足下有也字。

草木昆蟲，

案寶曆本草作艸，下同。艸、草正、假字。從化篇：『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三草字寶曆本亦作艸。

奚況在人而不愛之乎？

案寶曆本在作生。

故君者，壤地；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

案寶曆本『壤地』作『壤也。』『萬民』作『萬人。』

從化第十三

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草之戴風，風騖東則東靡，風騖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

案鹽鐵論疾貪篇：『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

晉文公不好服羔裘，

案寶曆本『羔裘』二字作美。

國人咸冠鶡冠。

案寶曆本鶡作鷃。

饑死者多。

案寶曆本饑作餓。

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

案孟子告子篇：『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

案潛夫論德化篇：『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或爲上化而下不必隨，

案寶曆本『或爲』作『或者以爲。』

漢文節儉，而人庶奢。

案漢書景帝紀贊：『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

鈞石雖平，

案說文：『鈞，三十斤也。』石借爲秤，說文：『秤，百二十斤也。』

而三人獨治。

案寶曆本人作仁。

齊景太奢，

案寶曆本太作大。

法術第十四

案韓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

爲治之樞機也。

案寶曆本無機字。

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

案『不知其數，』猶言『不知其理。』管子霸言篇：『固其數也。』尹知章注：『數猶理也。』

情僞既動，

案寶曆本僞作爲。

雖能善政，

案孟子盡心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故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

案寶曆本阪作坂，轍作軼。

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

案寶曆本治作禮。

故制法者，爲禮之所由。

案寶曆本禮作理。

未爲忘也。

案寶曆本忘作衷。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

案寶曆本法下有敎字，疑是。下文『立法施敎，』卽承此『法敎』言之。

事寡而功眾也。

案寶曆本事作用。

以仁化養民，

寶曆本咸校云：『養，一作愛。』

操大威以臨民哉？

案寶曆本操作揀，臨作駍（俗驅字），咸校云：『駍，一作臨。』揀疑操之形誤。

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

案寶曆本無一字。

審名第十六

言以譯理，

案寶曆本譯作繹。

今信言以棄理，

案今猶若也。下文『今指犬似人，』今亦與若同義。

謂犬似玃，玃似狙，

案寶曆本玃並作玃，玃卽玃之俗省。

黃軒四面，

案御覽七九、路史後紀五注並引河圖握矩云：『黃帝名軒。』

東郭吹竽，而不知音。

案東郭與韓非子內儲說上作南郭異；（詳集證。）唐羅隱兩同書眞僞篇：『北郭吹竽，濫食齊祿。』作北郭，又異。

堯漿、禹粮，謂之飲食。

案博物志異草木篇：『海上有草焉，名篛。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餘糧。』

掘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

案寶曆本掘作堀，無謂字。掘、堀古通，詩曹風蜉蝣：『蜉蝣掘閱。』說文土部堀下引掘作堀，卽其證。

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

案意林引桓譚新論：『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瑟與狐，又不知狸與箜篌。』

分爲二。

案寶曆本分下有而字。

而不察其形。

案而猶且也。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

案兩之字並與其同義。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

寶曆本咸注云：『閔元年傳：「晉獻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万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万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万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名之不善，

案之猶若也。

以爲有爵位之象。

案寶曆本象作像，像、象正、假字。

亭名桓人，漢后夜遁。

楊云：『史記張耳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詳集證。）

案楊氏引史記『漢八年，』八乃七之誤。漢紀四：『趙相貫高伏兵桓人亭，欲爲逆。』與此作『亭名桓人』尤合。

以蟢、雀之徵，

案寶曆本徵作微。

聖賢惡之，

案聖上疑脫而字，『而聖賢惡之，』與上『而世俗愛之，』相對爲文。

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孫云：『義讀爲儀，……說文：儀，度也。』（詳集證。）

案義字承上文『以其名害義』之義而言，不必讀爲儀度字。

莊里有人，

寶曆本莊里作在里，咸校云：『在里可疑。』

案在蓋庄之誤。庄，俗莊字也。

知人第十八

自非神機洞明，

案寶曆本脫『神機』二字。

而監其神智，

案寶曆本監作鑒。

若功成事遂，

案老子十七章：『功成事遂。』

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案爲、之互文，之猶爲也。隨時篇：『非橡、粳之貴，而珠玉之賤。』兩之字亦並與爲同義。

薛燭之賞劒，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

案寶曆本『蛟龍』作『輕羽。』胡非子：『負長劒，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注引。又見意林。）淮南子脩務篇：『純鈞魚腸，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東方朔荅驃騎難：『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水斷蛟龍，陸剸犀甲。』李尤寶劒銘：『龍淵耀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鯢鯨。』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案抱朴子清鑒篇：『文王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桑陰未移，』乃堯知舜事。葛洪說未知所本，疑誤。

韓信之亡於黑水，

案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信傳並稱信至南鄭而亡，不言『亡於黑水。』

謂之鵁鶄。

案寶曆本鵁作龍。

綺翮炎發。

案寶歷本炎作炟，俗烟字。

面目黧黕，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

案寶歷本黕作黯，絓作掛。掛，俗挂字。絓、挂古通，釋名釋采帛：『絓，挂也。』

故知人之難，

案寶歷本難作君。

蒙知於智伯。

案寶曆本知作異。

漆身趙郊，

寶曆本咸校云：『郊，一作地。』

徒自悲夫！

寶曆本咸校云：『夫當作矣。』

案夫猶矣也，無煩改字。

薦賢第十九

國之乏賢，

案寶曆本脫之字，之猶若也。下文『國之多賢，』『朝之乏賢，』之亦與若同義。

欲望背摩青天，

案寶曆本摩作磨。

終莫由也。

寶曆本終作路，咸校云：『路，一作終。』

案路蓋終之形誤。

非一木所搆，

案寶曆本搆作構。

流睦睦之美。

寶曆本咸校云：『美，一作風。』

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

楊云：『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集解引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謂文母。』」（書僞泰誓孔傳同。）』（詳集證。）

案書僞泰誓中釋文載十人之名，非孔傳也。楊氏失檢。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

楊云：『法藏敦煌本作寢。案侵當作寢，敦煌本作寢，卽寢之或體。寢之作寢，猶「寢宮」之爲「寢宮」矣。』（詳集證。）

案寶曆本侵作寢。史記武安侯列傳：『武安侯貌侵。』集解引韋昭云：『侵，音寢。』是侵、寢古通。寢、寢古、今字。惟法藏敦煌本此文已作寢，寢、寢正、俗字，則此文蓋本作寢，故岷於集證謂侵爲寢之壞字也。春秋繁露滅國上篇：『楚王殺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

蓋人君之舉也。

案寶曆本君作爲。

賢士有壓而不肯至者，蠹才於幽岫，

案寶曆本者作殆。者字蓋涉上下文而衍，淺人不知者爲衍文，乃臆改爲殆，以屬下讀耳。

進賢之美，逾身之賢。

案韓詩外傳七：『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

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

案寶曆本寶作審，他處皆同。（審，古文寶。）又進作獻。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漢書蕭何傳同。）

斯前識之良相。

案寶曆本相作規。

因顯第二十

故吹爲火之光，

案寶曆本爲作成。

猶比火、鏡假吹、瑩也。

案寶曆本比誤此。

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

案法言淵騫篇：『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紬臣惡乎聞？』黜、紬古通，淮南覽冥篇：『隳肢體，絀聰明。』文子上禮篇絀作黜，卽其比。

已三旦矣，

寶曆本咸校云：『已當作比。』

案作已於義自通，無煩改字。

而世人莫賞。

案各本世皆作市，集證誤。

未有爲之顧盼者也。

案寶曆本未誤求，盼作眄。下文盼亦作眄。

輪囷擁腫，

案寶曆本囷作菌，擁作雍，雍亦借爲癰。（孟子萬章篇：『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睢，卽雍、癰通用之證。）惟此雍字，疑是擁之壞字。

良工之爲容也。荆磎之珠，

案寶曆本『之爲』作『爲之，』磎作溪。磎、溪並俗谿字。

則莫相盼以愕，按劒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故也。

案寶曆本莫下有不字，故下脫也字。

若物無所因，

案寶曆本因作以，涉上文諸以字而誤

樟木光於紫殿，珠擎之玉匣。

案寶曆本樟作般，蓋槃之壞字。（般、槃古本通用，此非其比。）又珠下有璧字。於、之互文，之猶於也。

光之以吹、瑩，

案寶曆本光作先。

猶捫虛縛風，

案廣弘明集二四北齊樊孝謙答沙汰釋李詔表云：『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

託附第二十一

志希凌霄之遊。

寶曆本希作絺。咸校云：『絺，一本作希。』

案絺亦借爲希。

以茂凌雲之藥。

案寶曆本藥作葉。

以夫鳥獸蟲卉之志，

案寶曆本志作智。

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

案寶曆本何作矣，屬上絕句。矣蓋奚之誤，當屬下讀。『奚況』一詞，本書習見。而猶能也。

置之於江湖，

案於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亦作『置之江湖。』（寶曆本此湖字誤海。）

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溯。

案寶曆本颺作揚，古字通用。孟浩然尋天台山詩：『揚帆截海行。』

飛極百步，

案寶曆本飛作蜚，古字通用。後多此例。

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

案可、能互文，可猶能也。法術篇：『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淮南氾論篇兩『不可』並作『不能。』亦可、能同義之證。

爛若綬紋，

案寶曆本綬作綾。

則巢破子裂，是所託危也。

案寶曆本是作者，屬上讀。

珠圓羅縐，雖女工運巧，不能爲之。

寶曆本縐作網。咸校云：『網，一作縐。』

案縐之作網，蓋因羅字聯想而誤。又寶曆本工誤子。

然，亟風欻至，

案『亟風』與『盲風』同，禮記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盲風，疾風也。』『疾風』亦『大風』也。

故鳥有擇木之性，（擇，集證誤澤。）

案史記孔子世家：『仲尼曰：鳥能擇木。』（家語正論解能作則。）

心隱第二十二

可以表裏度也。

案寶曆本『表裏』作『圭表。』

夫天地陰陽之難明，

案寶曆本夫上有以字。

情伏於裏，非可以筭數測也。

案寶曆本裏作衷，筭作算。算、筭正、假字，『算數』複語，爾雅釋詁：『算，數也。』（說文同。）

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案寶曆本『於知』作『知於，』貌作皃，下同。貌，籀文皃。

假飭於外，

案寶曆本飭作儆，下同。儆亦飭之俗。

物亦照焉。

案寶曆本亦作以，以猶亦也。荀子賦篇：『與愚以疑。』山堂考索十九引以作亦，亦其比。

不可而僞內者也。

案可猶當也。論語述而篇：「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陶潛與子書：『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見蕭統陶淵明傳。）兩可字亦並與當同義。（此義前人未發。）

外之於內，

案寶曆本外誤內。

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

案寶曆本皈作歸，皈與歸同。

賜也還。

案寶曆本無還字。

順非而澤。

案順借爲訓，謂其教訓雖非而光潤也。

有此五僞，

案寶曆本僞作爲。

見不能見，

案寶曆本作『而不能見。』

佞與賢相類，

案抱朴子祛惑篇：『姦佞似賢。』

辯與智相亂，愚直相像。

案寶曆本辯作辨，愚下有與字。辯、辨古通，說已見前。論語陽貨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蛇床之似蘼蕪也。

案寶曆本床作牀，（牀、床正、俗字。）蘼作蘼。

莫不自貴而鄙物，

案寶曆本貴作賢。

非苟欲以愚勝賢，

案苟猶固也。觀量篇：『非苟爲艱難，』正賞篇：『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又云：『非苟相反。』並同此例。（參看辯樂篇。）

非可以准衡乎，

案寶曆本乎作平。

而能推己耶？

案寶曆本推下有勝字。

賢愚雜揉，

案寶曆本揉作糅。

通塞第二十三

不專膚敏。

案寶曆本敏作蔽。敏蓋敝之誤，敝、蔽古通。

命至於屈，才通卽壅；遇及於伸，才壅卽通。

案寶曆本上卽字作理，下卽字作迹。

豈非智所迴？

案寶曆本『豈非』作『非其。』

遇苟屬通，

案寶曆本苟作必。

目非暴昧，

寶曆本咸校云：『目，一作日。』

案日乃目之誤。

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

案戰國策楚第四：『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伏、服古通。廣雅釋言：『駃，犇也。』駃，俗與快同。

容彩光液，

案寶曆本液作姱。

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

案寶曆本作『漂若輕鷗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鼈大壑。』

水之性清（集證誤情），動壅以堤，則波緧而氣腐。

案動謂動輒也。寶曆本緧作縐，下有音云：『反救反。』蓋『仄救反』之誤。

雖有朽骸爛胔，

案寶曆本胔作卉。

遇不遇第二十四

案北齊書、北史儒林傳，並稱晝撰高才不遇傳。

命運難遇，

案寶曆本難作應。

愚不必窮。

案寶曆本愚作遇。

春日麗天，

案易離：『日月麗乎天。』王弼注：『麗猶著也。』

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

案寶曆本官並作冠，下同。又者作也。

瓶水沃地，

案寶曆本瓶作缾，缾、瓶正、或字。文武篇：『或挈瓶盂，』辯施篇：『挈瓶丐水。』寶曆本亦並作缾。

遁世幽居，

案寶曆本世作代。

嫫瘴適齊，

案寶曆本褰作宿。

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案『可爲』猶『可謂。』寶曆本矣作也，義同。鄧析子無厚篇：『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賤無懾，達時序也。』

命相第二十五

梁玉繩史記〔殷本紀〕志疑：『予攷讖緯雜說，……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徵以誇之。傳諸史册，播諸道路，皆此類也。北齊劉晝新論命相篇，反津津道之，謂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不亦惑之甚哉！』

案此篇廣陳讖緯雜說，以驗命、相。足證劉晝誠『博物奇才。』收結在於知命，以解妄求之惑。則劉晝豈『惑之甚』者哉？

或感五行三光，

案寶曆本行誤帝。

卽鬼神不能改移。

案寶曆本卽作則，『改移』二字倒。

握登見大虹，而生舜。

案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寶曆本舜上皆有虞字。

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

案寶曆本無此九字。

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案王謨本相改命。（集證改作誤，非。）上文所述，皆聖賢受天瑞命而生之例；且此語又遙承上文『稟天命』而言，則王本改相爲命，是也。

顓頊駢骭。

案寶曆本駢作骿。骿、駢正、假字。

皐陶鳥喙。

案寶曆本鳥作馬。

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

案寶曆本作『句踐之長頸鳥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

叔輿知其有後。

案寶曆本叔輿作叔向，亦非。

雖貴，猶有禍患。

案寶曆本『雖貴』作『雖富貴。』

大風晦冥，

案寶曆本冥作暝，俗。

是子不祥。

案寶曆本祥作勝。

而妄覬於多貪。

案寶曆本『多貪』誤『分貧。』

皆惑之甚也！

案寶曆本也上有者字。

妄瑕第二十六

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

案拆、裂互文，拆亦裂也。拆，正作坼。坼，墢之隸變。說文：『墢，裂也。』

寶曆本薄作謫。

齊桓有貪淫之目。

案寶曆本淫作婬。婬、淫正、假字。

管仲有僭上之名。

案寶曆本僭誤愆。

以夫二儀七曜之靈，

案寶曆本曜作耀，靈誤聖。

桓公、伊、管之賢，

案寶曆本桓公作『桓、文。』

宇宙儒流，奚能自免於怨謗，

楊云：『儒者傭之誤。』（詳集證。）

案寶曆本儒作庸，脫奚字。知人篇：『亦與傭流雜處。』亦可證此儒字之誤。

傭、庸古通。

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王侯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

寶曆本咸校云：『載，一作里。飛作蜚。美下無者字。』

是書空而尋跡，

案寶曆本書作畫。

伊尹，夏之庖厨；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

案韓非子說難篇：『伊尹爲宰；（史記韓非列傳宰作庖。）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

平雖丈夫，

案寶曆本雖下有美字。

臣進奇謀之士，

案寶曆本奇誤策。

高祖棄陳平之小訾，

案寶曆本訾誤譽。

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

案寶曆本好作婬。

乃謂英彥。

案寶曆本謂下有之字，與下文『而謂之棄人』一律。

乃全疋而燔之。

案寶曆本疋作匹，說文：『匹四丈也。』匹、疋正、俗字。

若果眞賢，

案『若果』複語，果猶若也。寶曆本眞作貞。

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

案寶曆本『民人知』作『以人之，』可證成岷說；又忘作妄，與篇名妄瑕用借字

合。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案素問三部九候論：『天地之至數，始於一，始於九焉。』故數至少言一，至多言九。此文九、一爲相配常數，淮南覽冥篇：『觀九鑽一。』與此同例。又九亦可借爲糾，史記封禪書：『九合諸侯。』書鈔一三九引九作糾，卽其證。

量小不足以包大形，

案寶曆本無以字，包作苞。包、苞古通。

若其略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若其略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

案寶曆本兩略字上並有大字。又咸校云：『疵，一作過。』

樊、灌屠販之竪，

案寶曆本竪作豎。

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

案寶曆本無不字。

適才第二十七

鬻菅蒼蒯，編以簑笠。

案寶曆本『鬻菅』誤『壓管，』簑作蓑，下同。笠誤芒。以猶爲也，下文『使以嗷吹噭聲，』以亦與爲同義。

裘、簑雖異，被服寔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

案寔、則互文，寔猶則也。正賞篇：『古今雖殊，其迹寔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亦同此例。

牽石拖舟，

案寶曆本拖作挋，挋疑挽之誤。

卞莊子之昇殷庭也，鳴佩趍蹌，

案寶曆本殷作殿，殷疑殿之形誤。禮記玉藻：『行則鳴佩玉。』

非不如溫顏下氣之美，

案寶曆本如作知。

蛇啣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鴞，則不如泥丸之勁也。

案寶曆本啣作銜，銜、啣正、俗字；又璧作害，鴞作鵂。

昔野人棄子貢之辨，

案寶曆本辨作辯，下同。

長脛者使之踢鍤，

案寶曆本鍤誤鍾。

商歌之士，雞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

案商歌事，又見列女傳辯通篇齊管妾婧傳。雞鳴事，又見論衡定賢篇。

民之殫害，

案寶曆本殫作殚，舊注：『音丁故反。』說文：『殚，敗也。』

其爲大盜，

案寶曆本盜作益。

嘉其得食而自呼也。

案寶曆本自作相。

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

案寶曆本矣作奚，屬下讀。

良匠善能運斤，

案寶曆本斤作斤。

賢能人、物交泰。

案寶曆本賢作用。

文武第二十八

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

案寶曆本無者字，疑涉上文『何者』而衍。又『盛暑』作『暑盛，』是也。『暑盛炎蒸，』與下『寒交冰結』對文。

秋露灑葉，而剔笋席。白羽相望，霜刀競接，

案寶曆本笋作筍，筍、笋古、今字。又刀作刃，各本皆同，集證誤。

不可以九畿慴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

案寶曆本慴作摺，疑慴之形誤。慴借爲變，爾雅釋詁：『燮，和也。』（說文同。）又寶曆本武下有人字，下文『士用各有時，』士字屬上絕句。『九畿慴然而棄武人，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相對爲文。

文武異材，並爲大益。

案寶曆本材作才，古字通用。又大作代，代蓋本作世，唐人避太宗諱所改也。本書多此例。

或提盆榼，或挈瓶盂。

寶曆本提作題，（舊注：『小盆曰題。徒啓切。』）咸校云：『題，有本作提。』

案提，挈互文，作題非，疑因『盆榼』字聯想而誤。

墨子救宋，

案寶曆本墨子作墨翟。

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趁舍殊律，爲績平焉。

案寶曆本讚作贊，贊、讚古、今字。又律作津，於義亦通，疑是律之形誤。

均任第二十九

一鈞之鐘，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

案寶曆本鐘作鍾（類纂本、喻林六七引並同。）茅作茆，並古字通用。

騶驤一驁，

案寶曆本驤作驤。

而能化螟蛉。

案寶曆本作『而螟蛉能化之。』

夫子發劑雞之嘆。

案寶曆本『夫子』作仲尼。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

而其失也，寧降無濫。

案寶曆本而作與，而、與本同義，惟此作而，蓋涉上下文而字而誤。『與其』與寧相應，古書習見。

愼言第三十

人有緘口之銘。

案蔡邕銘論：『周廟金人，鍼口以愼。』

患禍之官，

案寶曆本官作宮。

言非不可復追。

案寶曆本非作出。

知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

案知讀爲智，寶曆本作智伯，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足可言躡，肘不可言躡。躡當作接，韓非子難三篇載此事作『肘、足接乎車之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戰國策秦策四作『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又見說苑敬愼篇。）水經濆水注引史記作『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以亡。』皆其證。

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二晉，

寶曆本爲作充。咸校云：『充，一作爲。』又二作三。

臨危險也。

案寶曆本險作嶮，同。後多此例。程榮本、畿輔本亦並作嶮。

人不猒其動，

案寶曆本猒作厭，下同。

貴言第三十一

必資撈檠。

案寶曆本撈作榜，下同。

假櫛之功也。

案寶曆本假作玄。

行之所以榮，

寶曆本咸校云：『榮，一作策。』

案策乃榮之誤。策，隸書、俗書並作筞，與榮相似，故致誤耳。

人欲櫛之理其髮，

案寶曆本人下有皆字。

已手不能製，

案寶曆本脫製字。

則之越鄉借人以製之。

案寶曆本『則之』作『則知。』

由此觀之，

案寶曆本由作以，劉子習言『以此觀之。』

遣惡如去讎。

寶曆本咸校云：『遣，一作違。』

案遣、去互文，遣猶去也。違亦去也，左哀二十七年傳：『違穀七里。』杜注：『違，去也。』即其證。惟此作違，蓋遣之形誤。又寶曆本『去讎』作『讎敵。』

昔堯帝招諫之鼓，

案寶曆本帝作建。

開嘉言之路。

案寶曆本嘉作加，嘉、加古本通用，此蓋俗省。

知交之於朋友，

案寶曆本『知交』作『知己，』疑聯想之誤。

傷讒第三十二

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

案寶曆本『則辭』作『卽辭，』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又『譽過』作『擧過，』可證成岷說。功借爲工，工、巧互文，廣雅釋詁三：『工，巧也。』

揮空爲有，

案寶曆本爲作成，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

墨子所以泣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

案寶曆本上泣字作悲。一切經音義六七引史記：『楊朱泣岐路。』

譬利口於刃劒者，以其點素成緇，刀勁傷物，

案寶曆本刃作刀，刀作刃。

鳥之曲頸銼距者，

案寶曆本『頸銼』作『咮鈹。』

妬才智之在己前，嗇富貴之在其上。

案寶曆本妬作妒，其作己。

故揚娥眉者，

案寶曆本娥作蛾。

而世人譖其撾婦翁。

楊云：『第五倫事，見後漢書本傳（卷七十一）。』（詳集證。）

案寶曆本作『而世人謂笞婦姑。』楊氏所稱後漢書卷七十一，七乃三之誤。

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傷所說之主。

案寶曆本脫但字，不下有知字。

讒諂流斃，一至於斯。

案寶曆本諂下有之字。一猶乃也。

後代之君子，可不愼諸也？

案寶曆本無後、也二字。

愼隙第三十三

出乎意表。

案寶曆本乎作于。正賞篇：『明鑒出于意表。』

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

案寶曆本『不可悔，』可作自。『成也』下衍怨字。

懍懍焉若朽索之馭陸馬也。

案寶曆本『懍懍』作『懍悚，』陸作六。

繒縞質薄，

案寶曆本繒作魯。

能敗舟軸者，

案寶曆本軸作車。

故墻之崩隤，

案寶曆本隤作陁。方言六：『陁，壞也。』（廣雅釋詁一同。）

熒熒不滅，能焚崑山（集證崑作昆，非其舊）；涓涓不絕，能成江河。

案兩能字並與將同義，六韜文韜守土篇、說苑敬愼篇下能字並作將，可證。（此義前人未發。）家語觀周篇下能字作終，終亦與將同義，莊子秋水篇：『吾辭受趣舍，終奈何？』『終奈何？』猶『將奈何』也。（此義前人亦未發。）

卷水摩木，

案寶曆本摩作歷。

不愼死也。

案寶曆本死作小。

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

案寶曆本慮作愚，疑臆改；或形誤。淮南人間篇、文子微明篇並作慮，可證。

誡盈第三十四

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

案寶曆本作『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

此之恒也。

案寶曆本『此之恒也。』作『此人之恆情也。』

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

案寶曆本泛作滿，泰作太。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泰亦並作太，同。

謙則裒多損寡，

案寶曆本損作益。

居謙而能益，

案寶曆本盆下有寡字。

未有抱損而不光，

案寶曆本『抱損』作『謙尊。』

雖聰明叡智，

案寶曆本叡作睿，（程榮本誤睿；王謨本、畿輔本並誤睿。）睿乃睿之變。說文：『叡，深明也。通也。睿，古文叡。』

周公一沐而三握。

案寶曆本握下有髮字。

明謙第三十五

故能高而就卑。

案寶曆本能下有以字。

以高從卑。

案寶曆本從作下。

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

案寶曆本『不伐在於有功』句。『不矜在於有德』句。『不言歸於冲退』句。『謙抑之流也』句。文義牽強。

聖人之惡也。

案寶曆本惡上有所字。

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

案寶曆本常作恆，與下恆字複；欲作能，與上能字複。

口虛托謙，

案寶曆本托作託，託、托正、俗字。

所以棄其驕誇，

案寶曆本誇作姱，姱乃姱之俗誤。

大賢第三十六

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

案王子年拾遺記六梁蕭綺錄云：『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貞芳。』

不可以威協而變其操。

案寶曆本協作脅。

其於爲作，

案寶曆本『爲作』作『平日。』

及其（集證誤至）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於積水，終歲而枝葉不凋。

案寶曆本爐作鑪、鑪、爐正、俗字。又色下有潤字，水作冰。

而後迅梗露焉。

案寶曆本梗作捷。

卓然易見，

案寶曆本卓作較，義同。廣雅釋詁四：『較、卓，明也。』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爲鳥植木，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

案寶曆本棲作栖，同。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亦並作栖。又寶曆本歸作蹄，蹄，籀文歸。風俗篇：『其俗輕蕩而忘歸。』寶曆本歸亦作蹄。

貧而施仁，必見疎慢（集證誤漫）。非行之失，被情變也。

案寶曆本被作彼。

山路迂迴，海水淪波。

案寶曆本迂作訏，迂、訏正、假字。又波作沒。

富而賑物，（集證賑作振，非其舊。）

案賑，俗振字。下文『不賑朋戚，』與此同例。說文：『振，擧救也。』

人之情（集證誤道），矜不足也。

案矜借爲憐。

以玉抵烏，

案寶曆本烏作鳥，喻林三一引烏亦作鳥。

食不滿腹，豈得輟口惠人。

案莊子逍遙遊篇：『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寶曆本口下有而字。

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隣，人之善義。

案寶曆本無行、義二字。

求千里之步虧也。

寶曆本咸校云：『疑衍求字。』

和性第三十八

急則弗牢。均則緩急，

案寶曆本急上有漆字，『均則』作『均其。』

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

案兩者字集證並作則，非其舊。茲改正。

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懦而身亡。

案徐幹中論智行篇：『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寶曆本商公作簡公。

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

案寶曆本致作取，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

人之和也。

案寶曆本之作事。

剛而濟其柔，

案寶曆本無而字。

未聞迕物而有悔吝者也。

案寶曆本迕誤誤，吝作悋。

殊好第三十九

五譖、六誣，

案寶曆本經作謎。

鳰雞嗜蛇，

案寶曆本雞作日。

以臭爲香。

案寶曆本臭作臭，下同。

赬顏玉理，

案詩周南汝墳：『魴魚赬尾。』傳：『赬，赤也。』赬與經同，說文：『經，赤色也。』

弗貿陽文之婉姿。

案寶曆本貿誤賀。

不易熊肝之味。

案寶曆本熊作龍。

佩薝當薰。

案寶曆本薝下衍蒜字。

兵術第四十

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

案寶曆本脫『世薄』二字，時誤淳，鬬作萌。

援鼓之時，

案寶曆本援作桴，舊注：『擊鼓杖也。』

列九地之勢。

案寶曆本列作別。

明人者，抱五德之美，握（集證誤掘）二柄之要。

案寶曆本『明人者，』作『練人謀者。』

以其製勝也。

案寶曆本製作制。

囊土擁水，

案寶曆本擁作壅。

水之行，避高而就下。

案行，集證誤形，茲改正。

故水因地而制，

案寶曆本制下有形字。

故風而有形，

案寶曆本而作雨。

不及朧月者，

案寶曆本脫者字。

虎尤多力，

案寶曆本尤作兕。

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槍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

案寶曆本脫『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槍白刃而不顧死，赴』二十三字。

軍井通而後敢飲。

案史記淮南列傳：『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

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

案寶曆本下作士。抱朴子酒誡篇：『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

閱武第四十一

亟戰卽民彫，

案寶曆本彫作凋，下同。

是謂棄之。

案寶曆本謂作爲。

皆以農隟以講武事。

案寶曆本上以字作於，隟作隙。程榮本、王謨本隟亦並作隙。畿輔本作隙。隟，古隙字。隙，俗隙字。

故爲鼓鐸以通其耳。

寶曆本通作逆。咸校云：『逆，一作通。』

則耳不聞鼓鐸之音。

案寶曆本聞作聆。

馬未馳而洙汗，

案寶曆本洙作沐。

敎之戰陣，

案寶曆本陣作陳，本字作敶。陳，借字。陣，俗字。

劒刃加肩，流血不止。

案寶曆本刃作皆，不下有肯字。

逄蒙善射，

案寶曆本逄作蓬。

不能運不利之斤。

案寶曆本斤作釿。

覆逸是懼，奚據望獲？

案寶曆本逸作迭，據作遽。

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

案寶曆本爭作交。

繕修戎器，

案寶曆本繕作敳。

明權第四十二

臨宜制變，

案寶曆本宜作危。

審於輕重，

案寶曆本於作其。

論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案寶曆本無論字，『可與』作『可以。』以、與本同義，惟此作以，疑涉上文『巽以行權』而誤。

若棠棣之華，

案寶曆本棠作唐。

周公之誅管叔，

案寶曆本誅作殺。

權之輕重，

寶曆本作『權之於用。』咸校云：『「權之於用，」一作「權之輕重。」』

案寶曆本『輕重』作『於用，』疑涉上文『道之於用』而誤。

介胄禦寇，而不可常服。

案寶曆本『介胄』上有『冠不可無』四字。疑當作『衣冠不可無。』承上文『猶衣冠之在身也』而言。

權以理度，

案寶曆本度作敗。

自非賢哲，莫能處矣。

案自猶苟也。（參看集證補錄知人篇。）

貴速第四十三

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爲貴。

案寶曆本才上有則字，蓋由者一本作則，（者、則同義。）而誤合之耳。

若穿井而救火，則燻鼈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

案若、方互文，方猶若也。（此義前人未發。）

則與無知者齊矣。

案寶曆本知作智。

嗟曰：『力貴疾，智貴卒。』此之謂也。

案寶曆本疾作突，也作矣。

觀量第四十四

由心不並駐，

案寶曆本駐作持。

夫覩焦堯之節。

案寶曆本焦堯作僬僥。

秤薪而爨，

案寶曆本秤作枰。

不辨方隅。

案寶曆本辨作辯。

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卽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

案寶曆本篋作筐。卽與『不能』對言，（下文同。）卽猶能也。（此義前人未發。）

夫鈎者雖有籧（集證誤籗）竿纖綸，

案寶曆本鈎作釣。

江湖之流，

案寶曆本湖作河。

豫章之植，

案寶曆本豫作櫲。

趍舍之跡，

案寶曆本趍作趨，趨、趍正、俗字。

隨時第四十五

貨章甫者，

案寶曆本貨作貿。利害篇：『昔齊有貨美錦於市，』寶曆本貨亦作貿。

故救饑者，

案寶曆本饑作餓，下文『亦何異救饑而與之珠，』饑亦作餓。

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案寶曆本流作河，壺作瓠。

昔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

案寶曆本梁字不疊，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同。

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

案寶曆本太並作大，下同。太王居邠（同豳），乃孟子對滕文公語（見梁惠王篇）；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索隱：『與孟子不同。』）竊疑孟子書本載此事，今本已亡之。不得與孟子對滕文公語混爲一談。至於劉子此文，稱『太王去邠，』是孟子對梁惠王語，與史記合；惟言『秦攻梁，與史記『梁惠王謀攻趙』又異。是否別有所據，或劉晝之誤，未敢遽斷，因其書晚出也。（參看拙著史記孟荀列傳斠證。孔孟學報第十三期。）

大梁所寶者，國也。

案寶曆本大作夫。

非其能去也，非畢代之所宜行者。

寶曆本作『非不能去也，非異代之所宜行也。』咸校云：『「異代」一作「今日。」』

論太王之去邠，

案寶曆本作『行大王威德。』疑當作『論大王之威德，』與下文『行刻削之苛法』對言。（論作行，卽涉下文行字而誤。）

當合縱之代，

案寶曆本縱作從，古通。

玉笄所以飾首，

案寶曆本飾作飾。

適俗所傾。

案寶曆本傾作須。陶淵明歸田園居六首之一：『少無適俗韻。』

無所用功。

案寶曆本功作巧。

徐偃公行仁而亡。

案寶曆本公作王。

風俗第四十六

風有薄、厚，

案寶曆本『薄、厚』二字倒。

其俗待妻妾於賓客。

案寶曆本待作侍。

拆其肉而埋其骨，

案寶曆本拆作折，當从木作枿。

煙上燻天，

案寶曆本燻作熏，熏、燻正、俗字。

利害第四十七

物之恆情也。

案莊子大宗師篇：『皆物之情也。』

有知利之爲害，

案有猶如也。寶曆本知作識，蓋涉上文識字而誤。

小害至巨害除也。

案寶曆本至下有而字。

寒而投火，

案寶曆本投作入。

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

案寶曆本作『推輕害而貪重害也。』貪字恐誤，防慾篇：『是棄輕患而負重害。』可證。

而不敢鈹，

案寶曆本而作則。

而不敢斫。

案寶曆本而作必，義同。

以鈹、斫之患疾其螫也。

寶曆本其作甚。咸校云：『一無甚字。』

銷金在鑪，盜者不掬。

案寶曆本鑪作鑪，喻林六引作爐。鑪、鑪正、假字，爐又鑪之俗也(前已有說)。

桓寬鹽鐵論詔聖篇：『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

雖貪如盜蹠。

案寶曆本蹠作跖，同。言苑篇：『故盜蹠之徒，賢於盜蹠而鄙仲尼。』寶曆本亦作跖。莊子盜跖篇：『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說苑談叢篇：『盜跖凶貪。』

且怵於莊周。

寶曆本莊周誤莊王。咸校云：『王，一作周。』

禍福第四十八

反以爲福。

案寶曆本以作而，義同。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亦並作而。

而有姑蘇之困。

案寶曆本困作囚。

終有厚遇之福。

案上文『而有姑蘇之困，』『而有五湖之霸，』『而有樽下之執。』三用而字；此用終字。終猶而也。列女傳節義篇周主忠妾傳：『媵知將死，終不言。』藝文類聚三五、六帖二十引終並作而，（見歐緗芳女弟列女傳校證。）卽終、而同義之證。（此義前人未發。）

以見不祥而修善，

案寶曆本以上有是字。

亳有桑穀（集證誤穀，下同），共生于朝。

案寶曆本穀誤穀，下作穀，亦誤；又共作拱。

八紘之內，

案寶曆本紘誤宏。

貪愛第四十九

言小忝，大禍之津。

案寶曆本無言字。

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言以遺蜀侯。

案寶曆本日作白，白蓋帛之壞字，屬上絕句。惟他書載此事，皆言金，不及帛。（已詳集證。）竊疑『日置牛後，』本作『目置牛後，』目（古以字）、日形近，故致誤耳。又寶曆本言作之，亦屬上絕句。之指金而言，王謨本、畿輔本言亦作之，下更有金字，（已詳集證。）恐妄加。程榮本與寶曆本同，集證謂程本『之下脫金字。』未審。

石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

案寶曆本石下有乞字，『不固』作『不顧，』是也。惟『國將危』絕句，『不顧勝敗』絕句，非也。

出府庫之寶以賦人。

案寶曆本無庫字。

寒土有獸，其名曰貌，生角當心。

案寶曆本土作山，生誤其。

嫗伏其子，

案寶曆本嫗作傴。

蜀侯之迎秦牛，

案寶曆本『迎秦牛，』作『貪石牛。』

白公之據財，

案寶曆本據作貪。

鑒成敗之原。

案寶曆本原作源。

類感第五十

案論衡有感類篇。

故日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

案寶曆本日誤曰，消誤胎。

騏驎鬬而日蝕，

案寶曆本『騏驎』作『麒麟，』日下衍月字。

蠶含絲而商絲絕，

案寶曆本蠶作蚕，『商絲』作『商絃。』

其旦雨也，

案寶曆本旦作且。

雞爲兌金，金爲兵精，馬者（集證作爲，非其舊）離畜，火爲武神。

案寶曆本『兌金』作『兌禽。』四句三用爲字，一用者字，者與爲同義。（此義前人未發。）

干戈旦興，介鱗將動，

案寶曆本旦誤戢，動下更有『而禽獸應之』五字。

螣蛇雄鳴于上風，

案寶曆本螣作騰。

不待召而自感者，

案淮南繆稱篇：『弗召而至。』

故抱薪救火，

案寶曆本救作投。

鼓舟而波湧。

案寶曆本舟作羽，湧作涌。涌、湧正、俗字，程榮本、畿輔本亦並作涌。激通篇：『湍波之湧必漂石。』寶曆本湧亦作涌。

正賞第五十一

此篇當與文心雕龍知音篇參看。

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

案兩而字並與如同義。於、其互文，於猶其也。

未得以言評。

案寶曆本評作平。

由今人之（集證倒作『之人』）畫鬼魅者易爲巧，

案由與猶同。

雖以其眞而見妙也。

案寶曆本雖作難。

楊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

案寶曆本楊字同，劣作亞。上文言『非有，』此言『非爲，』爲、有互文，爲猶有也。

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邪？

案淮南齊俗篇：『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文心雕龍知音篇：『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

懸之權衡，

案之猶於也。

故權衡誠懸，

案誠猶若也，下文『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並同此例。

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

案文心雕龍知音篇：『心敏則理無不達。』劉晝此文，或故反其說邪？心隱篇：『由於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平。』則信心而度理，固難於明是非矣。

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

案寶曆本『秦客』二字誤不疊。

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

案有猶爲也。寶曆本託作必，『必以』猶『定爲，』義亦可通。惟恐非此文之舊也。

宋人得燕石，以爲美玉，

案文心雕龍知音篇：『宋客以燕礫爲寶珠。』

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

案宋晁載之續談助載梁殷芸小說云：『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原注：『出語林。』亦此類也。

曜爛眩目。

案寶曆本曜作燿。當以作燿爲正。

鏡形如盃，

案寶曆本盃作杯。

望舟如鳧。

案酈道元水經江水注引袁山松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視舟如鳧鴈矣。』鳧乃鳧之俗省。

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

案寶曆本脫而字。

與望山海而不亦反乎？

案寶曆本無而字。

子游裼裘而諺，

案寶曆本裼誤揚。

矣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其誚者，豈不難也？

案寶曆本況作況，程榮本、畿輔本並同。況卽況之俗省。又寶曆本『其誚』作『嗤誚。』

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

案爲猶謂也，與稱互用，其義亦同。

可謂歎息也。

案寶曆本謂作爲。

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于意表。

案寶曆本『前聞』作『聞前。』尉繚子十二陵篇：『攻在於意表。』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十一：『人當解意表。』

不沒纖芥之善，

案寶曆本芥作介。

可謂千載一遇也。

案寶曆本載作歲，遇誤選。魏邯鄲淳答贈詩：『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文心雕龍知音篇：『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激通第五十二

案漢書高五王傳贊：『激秦孤立無藩輔。』師古注：『激，感發也。』『激通，謂感發而後通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贊：『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激亦感發之意。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浚谷者，必欲窺墟。

寶曆本『則欲』作眺。咸校云：『眺字，一本作「則欲」二字。』

案『則欲望遠，』下文『必欲窺墟，』相對而言，寶曆本非。又寶曆本浚誤峻。

而情僞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

案寶曆本僞作爲。左思詠史八首之二：『地勢使之然。』

以銜明月之珠。

案寶曆本以作而。

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

案寶曆本飛作激。

其志廣也。

案寶曆本志下有不字。

主父無親友之蔑，

案寶曆本作『主父不爲親友所蔑。』

范睢若無厠中之辱。

案寶曆本厠作廁。厠乃廁之俗誤。

觀其數賢，

案寶曆本其作斯，其猶斯也。

從高越下，

案寶曆本越作趣。

惜時第五十三

案此篇可作劉晝自序讀。

夫停燈於缸，舊注：缸是臺燈柱也。

案寶曆本缸作釭，注同。缸、釭義別，俗通用。

夫天廻日轉，

案藝文類聚一引張載詩：『白日隨天廻。』

炯然以過。

案寶曆本炯作炲。

不丟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

案丟、珍互文，義並同惜。金樓子立言上篇：『尺璧非寶，寸陰可惜。』

仲尼恓恓，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

案寶曆本『恓恓』作『栖栖，』暖作煖。煖、暖正、俗字。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抱朴子辨問篇：『突不凝煙，席不暇煖。』

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模，

案寶曆本『德行』作『德義，』救作危，模作楷。

今人進不知退臬腐榮華，

案寶曆本臬作臭。

退不能被策樹勳，

案寶曆本被作披。

凉風鳴條，

案寶曆本凉作涼，涼、凉正、俗字。

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

案寶曆本『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句，『吟烈悲酸』句，非。『烈悲』連文，烈猶厲也。

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菀柳。

案楚辭〔漢嚴忌〕有哀時命篇。寶曆本菀作苑，菀、苑正、假字。文選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吟詠菀柳之下。』

言苑第五十四

案韓非子、淮南子並有說林篇；劉向有說苑，或卽言苑篇名所本。此篇各段不相連貫，乃一篇嘉言錄。北史儒林劉晝傳，稱晝著金箱璧言，其書雖失傳，或與此篇有關。

其猶玉屑盈庫，

案寶曆本庫作匣。

謂牧圉以桀、紂，虩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後漢書左雄傳：『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

案寶曆本以作似。以、於互文，義並同如。似猶如也。

匹夫爲重，

案匹上疑脫則字，下文可照。

月之生死同形。

案孫子虛實篇：『月有死生。』

天無情於生死，

案寶曆本天下衍地字。

假朝露而抽翠。

案翠借爲翠，說文：『翠，會五采繒色。』引申有『鮮妍』義。嵇康琴賦：『新衣翠粲。』文選李周翰注：『翠粲，鮮色也。』翠亦翠之借字。

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冰可折。

案寶曆本冰作木，木蓋氷之誤。氷，俗冰字。意林引太公金匱：『夏條可結，多冰可釋。』

山抱玉，則鑿之。

案寶曆本則作故。

靈蛇以神見曝。

案寶曆本曝誤爆。

畫以摹形，

案寶曆本摹作模，摹、模正、假字。

欲以爲豔（集證作艷，非其舊），

案王謨本豔作艷，豔、艷正、俗字。

情發於中，

案寶曆本中作衷。

不如不見。

案寶曆本『不見』作『無見，』義同。

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愼，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

案晏子春秋雜上篇：『溺而後問隊，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矣。』說苑雜言篇：『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公儀嗜魚。

案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

二子甘之，

寶曆本咸校云：『「二子，」一作「聖賢。」』

九流第五十五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

寶曆本咸校云：『一本道家出儒後。』又案寶曆本關尹在老聃之上。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

案寶曆本公誤父。史記秦本紀：『〔武王〕三年，南公揭卒。』梁玉繩志疑云：『卽藝文志所謂之南公。』項羽本紀：『故楚南公曰，』正義：『虞喜志林云：『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十三篇，』疑『三十篇』之誤。

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

案寶曆本宋鈃作宋鉼，鉼乃鈃之誤；又『正名』誤『主名。』

分析明辯，苟析華辭也。

案寶曆本下析字誤折。兩析字複，王謨本下析字作餚，（詳集證。）於文爲長。然，疑係臆改。據下文論縱橫家，有『苟尙華詐』之文，則此文『苟析，』似當作『苟尙』較佳。

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

案商鞅應列在韓非之上。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俳之類也。

案寶曆本俳作非。

其道大覈，

案寶曆本覈作确。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同年而議豐确乎？』李善注：『确，薄也。』确之或體作塙。（說文：塙，确或从敲。）覈，俗字，蓋确、塙二字各取其半也。

安危扶傾，

案寶曆本傾作顚。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

案寶曆本淮夷作淮南，本作通。

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

案又猶乃也。寶曆本又作若，若亦猶乃也。（集證以若爲誤字，未審。）

六藝以禮樂爲訓。

案寶曆本樂作敎。

續補補遺

防慾第二

處於止足之泉。

案潘岳閑居賦：『於是覽止足之分。』

窮日煩擾。

案漢書食貨志：『重爲煩擾。』

專學第五

心爲身之主。

案淮南子泰族篇：『心者，身之本也。』

愛民第十二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

案史記孝文本紀：『天生蒸民，爲之置君。』（漢書無蒸字。』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

案史記孝文本紀：『法者，治之正也。』（又見漢書刑法志。）

薦賢第十九

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

案漢書杜鄴傳：『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愼隙第三十三

禍之所生，必由積怨。

案史記孝文本紀：『禍由怨起。』

隨時第四十五

故老聃至西戎，

案皇甫謐釋勸論：『李老寄迹于西鄰。』

正賞第五十一

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

案抱朴子外篇尚博：『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天廻地轉，

案張華勵志詩：『天迴地游。』（廻、迴並囘之俗。）

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

案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文帝與王朗書：『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言苑第五十四

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

案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自怨也。』

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

案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槁葉待風飄。』